城市经济导报 CITY ECONOMIC HERALD

立冬帖（外六首）

杨 俊

风声在石上结霜，一把
钝锄头斜背着，我的父老乡亲
按照设计图栽种生活

滚下高山的野果，抱着词语
腐烂，山歌沉潜于时光的北风
不自觉拢紧身子，起身
烧一壶雪水，等远方的归人

从复杂的世界找一片雪

从早到晚，把阳光抿细
搓成一根线，丈量生与死的距离
把村庄放空，接受歇脚的人

而门前的溪流把历史洗白
像一面墙壁，涂上脂粉
虔诚，体悟苍天好生

有时候，疲劳有规律可循
从复杂的世界找
一片雪，还原故事

一条河流扭起秧歌

我低头时，雨水正失重
一条河流扭起秧歌
金黄的田野，越来越空

父亲的锄头，翻过一块块土
然后敲碎。而走在前端的
雪花，估计还得等一等才成熟

停摆的故事

早已荒废的采煤场，被湿地松
遮掩。流水还在潺潺
像被抽去骨头的纸人
停摆的故事挂在心里
堵住眼睛的话语

你像一只蝴蝶，用简单的
方法，一根根线条连接
南和北，少年到中年
那些早已用旧的花语
总不嫌弃，挑出的灯花
在明明暗暗中向梦告别

匍匐得再低些

片片树叶打旋，一只塑料袋
卷上天空，无助地飘远

慢慢远去的还有
母亲在田里拔萝卜的画面
我就在田埂上看，也不说话
抱紧的身子，有一丝磨砺的光

冰霜，一路逼得沿途的
草木花白，那就匍匐得再
低些，离母亲更近一些

初冬的路口

看别人写诗，在冬天
毕竟有雪，有长长的意象
拥抱着纯粹的世界

而低于雪低于光的土地
隐藏着我的自私，以及没有
返程的列车，通过睡梦中

在能看见妈妈的地方
在那山坡上，妈妈的微笑
隐隐约约，停留在初冬的路口

故土词

我让一个相对干净的词
进入季节，摸准河流脉向
它会带走枯叶，还有一些
无用的事物，湮没黄昏
方言里挑拣出一丝杂质
纹在空旷的故乡
或可勾兑一壶烧酒
谷子是新收的。田塍上
野菜顽强地活着，其实
没有更多修辞去点缀生活
风慢下来，接住人间
朴素的重量，我站在这里
和故土两两相望

立冬辞（外四首）

胡永迁

云层压得低
阳光也跟着低了下来
院落里仅剩的叶子划过窗台
像是提醒父亲，天凉了
院地上零落的玉米籽
是鸟儿叼落的食物
母亲从墙根抱来几根柴火
填入灶膛，熬制驱寒的热汤
二老不说话
静静地听柴火轻轻噼啪

冬念

阳光失去了温暖，黑夜渐渐
漫长。雪还没有来
柿子树上悬着未落的叶子
村里的炊烟开始升起
我不知道家里的大葱、白菜
还有萝卜，都收好没有
这些，是父母过冬的菜
冬慢慢深，我隔着远方凝望

纸上暖阳

院中只剩枯黄的草，和零星的
辣椒枝干，这是深秋为院落
留下的最后一点记忆
萝卜和白菜藏进了温暖的土里
阳光斜了又斜，父亲的身体
挪了又挪。我拿起纸和笔
想用自己的方式把阳光留住
温暖父亲的冬季

盼冬迟

窗外有风，阳光又斜了三寸
温度低了许多，我祈祷
冬天慢些来，让父母有充足的
时间，把暖阳收进口袋里
收进被褥中；将萝卜和白菜
埋进土坑贮藏。在漫长的冬季里
把日子过得简单而从容

立冬天

立冬了，风一下子冷了起来
母亲说：“今天吃饺子。”
父亲起身，拿把剪刀
去小菜园剪韭菜
村庄的屋脊卧在夕阳的翅膀下
灶烟送走了一天的嘈杂
接受了黄昏的安宁
也温暖了渐渐转冷的夜

旧居（外四首）

刘志敏

我需问路，才找到了那个地方
我一步步走近，恍惚之间
记忆来了又去，那久远的
逝去了的岁月，仿若在此刻
一下子跌入干枯的杂草
红色的砖瓦房摇摇欲坠
没有风，眼前的碎砖烂瓦
在夕阳里兀自荒凉
我叹了一口气
心中某个地方在生锈
我必须转身离开……

夜是如此安宁

夜是如此安宁
我就这么坐着
只想讨回
被喧嚣卷走的一切

不知名的植物

沐过了风，栉过了雨
我仍是一株不知名的植物
没有香气，不会开花
唯有一抹绿
是我对生命的报答

在风吹不到的地方

熙熙攘攘的尘世
一次次将我无情地淹没
在风吹不到的地方
我终又看到了自己

一棵会开花的树

你傲然挺立，与林林总总的尘世
比肩，你扎根在深深的泥土
你的梦是广袤的天空
你将阳光下的黑白打捞
你将星光里的诗梦掬起
你不说话，只将沉甸甸的
吟唱，填满你的枝丫
你是一棵会开花的树
舒展着对生活万千的爱意
力量与香气在风中摇曳

香水百合

刘玲玲

一年一度的绽开，携晴光
缓步而来，浅揽一缕清甘
似逢世间雅韵初裁

柔姿款款轻展，裙裾临风
自在，暗香漫入襟怀
漾出眸底跃动霞彩

无意博取谁的青睐，凭本心
肆意抒怀，静立藏持恒久
温软，在心间凝成莹亮片段

专栏·博阅人间

一碗洋芋蛋儿

丁文博

我是甘肃人，一个漂泊异乡的甘肃人。和所有的异乡游子一样，我对家乡有着许多念想和情结，而冬天里，便有一种念想，叫作热炕上的洋芋蛋儿。在那些山封水冻、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这个念想听起来就让人感到格外温暖，让人格外神往。

就从洋芋蛋儿说起吧。洋芋，是土豆和马铃薯的小名儿，一个听起来更加亲昵的小名儿。甘肃是国内重要的洋芋种植基地，洋芋都是贴着国字号的标签，漂洋过海去给老外们分享品尝呢，更有一句美好的称赞“洋芋开花赛牡丹”，足见洋芋在甘肃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在甘肃的许多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洋芋。那里的土质特别好，都是挖不到底的松软白土，加上日照时间长，透风性很好，种植出的洋芋皮白，面饱，味道沙香，绝对是最佳的口感。乡民们都说离开了这片水土，洋芋的口感差别就特别明显。

洋芋是人们重要的主食，煮着吃，炒着吃，炸着吃，炖着吃，蒸着吃，总归是想方设法地吃。而冬日里，最美味的便是煮着吃。从秋天挖新洋芋开始，一直到吃光窖藏的洋芋为止。

人们把洋芋从地里挖回来，就存放在地窖里。人们通常会拣选那些个头大的，长得好的，洗干净后，放到大铁锅里，倒上适量的水，盖严实后加热。约莫半个小时的工夫，当煮熟后揭开锅盖的一刹那，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一锅煮开了花的洋芋便映入眼帘。紧挨着铁锅的一部分洋芋，常常会被烤焦，那焦巴花洋芋也是许多人的最爱，包括我。

吃的时候，有时会用小碟儿装点盐粒儿，洋芋蘸着一点点盐吃，淡淡的咸味，热乎乎的，绵软的口感，黏黏地咂巴着，着实是莫大的享受。有些人还喜欢就点其他小菜，比如韭菜胡萝卜等腌制的咸菜，或者浆水缸里捞出来的酸菜，或者油炸出的辣椒，被称为“虎皮辣椒”。更简单点的农人，索性蹲在门槛边，一口洋芋，一口大葱地吃，吃完了，站起来，用袖子一抹嘴，再结结实实地打个饱嗝，舒展地伸个懒腰，真是满足得很。用家乡话形容，就是“满福”！

我自小随父母生长在城里，也常常吃洋芋，但是以炒洋芋为主。所以，冬天里，我也很喜欢去乡下的姑姑家吃煮洋芋，或者还有烤洋芋，就是把洋芋直接丢进姑姑屋里的大铁皮炉子的炉膛里去，当炉子上的水壶开始冒着热气时，我们便大呼小叫着姑姑，让她用夹煤球的钳子帮我们把洋芋夹出来。一个个外皮焦黑、冒着热气的洋芋，引得我们这些孩子乐呵呵地争抢不休，姑姑就笑话我们，说都以为城里的孩子见识广，谁想到抢洋芋就跟抢啥宝贝一样，真有意思。

当然，更让我们憧憬的一种美好就是盘腿坐在姑姑家的热炕上，屁股下面暖烘烘的，暖得心里都涌动起热流。大家围着炕桌，眼睛瞅着盘子里热气升腾的洋芋，手里还捧着大大的洋芋，大口地咬着，大口地嚼着，有人吃得急了，会被噎到，便用手搓着胸口，一下一下地顺着气，却依然两眼不离盘子，唯恐自己吃得慢了，别人会抢光了盘子里的洋芋，那贪婪又窘迫的表情，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再望着窗外的大雪纷飞，还有姑姑穿梭在厨房和堂屋的忙碌身影，便觉得农家生活原来可以如此幸福，如此享受，故而也理解了坊间的民谣里所唱的“砂锅里煮的是洋芋蛋儿，热炕上睡的是尕老汉”那种独特的意境。

以前每年冬天，乡下的姑姑就会打电话来，说家里的炕也热了，洋芋蛋儿也煮好了，邀请我们去她家里，享受热炕上的洋芋蛋儿了。后来，我也带着爱人和孩子去姑姑家睡热炕，爱人说他这个生长于城市的孩子，从来没有过这么惬意的享受；我的孩子也兴奋地在大炕上爬来爬去，蹦来跳去，饿了就去炕桌上抠洋芋吃，困了倒头就睡，简直不亦乐乎！

姑姑说，她最喜欢看着我们大人小孩儿挤在热炕上，啃着开了花的洋芋蛋儿，吃得脸上糊着黏黏的洋芋渣渣，脸上便笑开了花，好像绽放的洋芋花儿，简单，纯粹，摇曳着的美丽。

姑姑说，每一个乡下的孩子，都是热炕上的洋芋蛋儿。热炕燃烧的不只是那些麦草燃料，还有父母家人的关爱和呵护。洋芋蛋儿是乡亲们的最爱，用来借称自己的孩子，寓意孩子对于家人的重要，洋芋蛋儿煮开了花才好吃，孩子们教育成才了，父母的脸上才能笑开花。

这倒是个有趣的说法，却是饱含了农人多少质朴而美好的心愿。农人的生活简单到田间地头热炕头，但农人的心思也高远到世界的任何角落。农人用自己的辛劳养育着子孙，哪怕只是用洋芋这样简单的食物，也会怜爱地唤上一声“洋芋蛋儿”。令人不禁感慨“可怜天下父母心”。

而今，姑姑家已经没有了热炕，换成了普通的木架床。而我们也分赴他乡，踏上逐梦的征程。想来古人有“金戈铁马入梦来”的铁血情怀，而我等异乡游子却独有“热炕洋芋入梦来”的思乡情怀。

而今，我们依然会如法炮制地煮洋芋，烤洋芋，满足父亲对于洋芋的馋瘾，只是没了姑姑家土灶上的大铁锅，洋芋也是被放进了电烤箱里。江南的洋芋或许只能被称为土豆，味道甜脆得像苹果，早已失了我们心心念念的洋芋蛋儿的韵味儿，于是家人也都作罢。我不由感慨“一方水土一方人”，土豆受水土的影响，人更受水土的烙印。

已是寒露的节气，姑姑在朋友圈晒出了她新煮的洋芋蛋儿，依然是开了花的，依然是白沙沙的，依然是熟悉的，我们心中的洋芋蛋儿，却怎的让我们都红了眼眶？

（作者简介：丁文博，兰州榆中人。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多次征文大赛中获奖。）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1010020190005 发行方式:邮发 定价:全年300元